

让『死』活下去



实际上在她内心深处，史铁生一直是存在的，是她独自吟诵时的倾听者和应答者。

谨以此书纪念史铁生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让『死』活下去

陈若水 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让“死”活下去/陈希米著. —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3.1
ISBN 978-7-5404-5851-5

I. ①让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84057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当代散文

让“死”活下去

作者:陈希米

出版人:刘清华

责任编辑:丁丽丹 刘诗哲

监制:伍志

策划编辑:康慨

特约编辑:楚静

营销编辑:孙玮婕 刘菲菲

版式设计:张丽娜

封面设计:彭若东 李洁

出版发行: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410014)

网 址:www.hnwy.net

印 刷: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80mm×1270mm 1/32

字 数:155千字

印 张:5.75

版 次:2013年1月第1版

印 次: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04-5851-5

定 价:32.00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010-84409925)

本封面设计由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授权使用。



其实他和她相差十岁，这一张是电脑时代的功劳，让他们青梅竹马。（史铁生、陈希米制作）



他坐在轮椅上拍的自家门前天上的树。（史铁生摄）

作者简介

陈希米，女，1961年出生。1982年西北大学数学系毕业。1989年与史铁生结婚。

现做编辑，供职出版社。

除你以外，在天上，我还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，我也无爱慕。

——《旧约·诗篇》

—

谁也不知道那一天会是最后一天。那个星期四，直到最后我也没有任何预感，你会离开我。在救护车上，你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我没事。”

我在下班路上接到你给我的最后一个电话。五点半我们还在家，你说：“今天全赖我。”我知道，你是指上午透析前我们为护腰粘钩设计是否合理的争执，你的坏脾气又上来了。或许是因为这个导致了出血。都叫了救护车，我仍然没有感觉，还在犹豫去不去，我想这么冷的天去医院，别得不偿失给你弄出感冒。

在医院，知道了是颅内大面积出血，我没有听立哲的话

做开颅手术，很快就决定放弃。我冷静得出奇，史岚也没有丝毫的不理解，我们非常一致。

在你进了手术室等待做器官移植之后——事实上，已经意味着永远没有你了。我居然还可以跟别人大声说话——几个月之后，我很难做到，就是必须，之后生理上非常难受。

那一天是最后一天，是2010年的最后一天。你不再管我，自己走了。

你做得滴水不漏：最后一天离开；嘎巴死；顺利捐献器官——几乎不可思议，凌锋大夫夸赞的角膜和心脏不能用，却用上了肝脏（多亏任老师治好了你的肝脏！）。之后第四天是你的六十岁生日，我们跟你聚会，试图使你“卷土重来”。

我不知道什么是死，一丁点都不知道，忙碌了几天，不睡觉也不困，甚至也不那么痛苦。

下雪了，今天是周四，透析的日子，这么多年我们都是、一、三、五，刚改成二、四、六，还不习惯呢。老田会来接你，想到老田接你，我心里踏实。真的，多亏有了老田，真是帮了我们大忙，对，还有老蔡、律师，就是你所说的那“三座大山”，可以依靠的大山，真的，我有时真想依赖他们。雪很好看，你一定又想到院子里去拍照。我的车改三轮之后安

全多了，不怕下雪，还是你说得对，这车是真该买。我会当心，一到社里就会给你短信。

你在哪儿？

我们说过无数次的死，终于来了？我终于走进了你死了的日子？

别人都说，你死了。

上帝忙完，创造了世界，就到了第七天。

到第七天，我第一次有梦，并且梦见了你。

你说你没生病，是骗他们的，你说，咱俩把他们都骗了。

你是说你没死？你骗他们的，我也知道你没死？咱俩一起骗的他们？

咱们俩，怎么会分开？当然不会是真的。你老研究死，你不过是想看看死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所以你就开了个玩笑？不管怎么样，我总是知道的，你骗人，我肯定会发现，我不发现你也会告诉我。所以，是我们俩一起骗了大伙。

这个梦什么意思？或许，真是一场骗局，我是在梦里做梦？只要醒来，就没事了？

我们一见面，就迅速地去了外婆桥，那桥很高，好像从来没有这么高。真的去了。你是想要告诉我，我们今后就在外婆桥上见？

我怎么知道你到底想怎样？我就天天盼着去外婆桥，天天盼着再醒来。在梦里，没有时间，千年也是瞬间，对吗？

可是，瞬间也是千年啊。

邢仪记得你的话：我们等着吧，等我们走到那儿，就会知道那边是什么，反正不是无，放心吧，没有“没有”的地方。我一听就知道她一个字也没记错，是你说的。

陈雷拿来好多好多纸，烧了好久好久，一定要把它们烧“没”。让它们“没有”，才能去“没有”的地方。他迷信。你不回来，我只能跟着他们烧，我什么感觉也没有。你有吗？

选骨灰盒，他们七嘴八舌的。他们有很多建议。

我不认真听，扭头就要问你，才知道，与你已经无关。

你死了，是真的。

樊建川在热烈地说着死，他说他死了就把博物馆捐了，他说他怕不知道哪天就出事，就死了，所以要抓紧干事，把

想干的事情尽量地去做，他说他不怕死，他死了之后什么都不要……——就是说，确实有死这种事，樊建川也会死，一汽车的人，对他说的都没有疑义，这充分说明死的确凿。在这世上，确实有死。你现在，就是被人们认为死了，我正在经历你跟我说过无数次的你的死？什么意思？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会突然醒来吗？醒来就是我也死了吗？死究竟是什么？

看不见，摸不着，这些太浅薄。

看不见！摸不着！永远！没有什么比这更残酷。但是仍然浅薄。

什么是你呢？看见是你？摸着是你？听见是你？

你的意志，你的思绪，你的愿望，你的态度，你的目光，都在。你不在？

但不能跟你说话！这是可怕的，这是死！

要是我确凿地知道你对每一件事情的看法呢？几乎确凿。

要是我想问你，问你怎么办，问你对又一件事情的看法，你不理我，仿佛没有听见，这就是死？

你在哪儿？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
你与我们之间隔着无限？你即便在，在无限的那边，对我又有什么意义？！

一切都是骗人，死，就是绝望。

死，谈也谈不出，想也想不出。想念死人，是世界上最

最残忍的。

何东说，走在街上，看见一个人，仿佛是你，就追上去……

我也走在街上，对自己说，不会的，真的不会，他哪儿都不在，他不可能出现，再像他的人也不会是他。他死了，世界上确实有死这回事，这所有的人都知道。我不怀疑，我知道。但我还是想，他在哪儿，我活在这个世界，是哪儿。我不理解这件事。每天，我都要反复告诉自己，真的发生了，这样的事在这个世界上无比正常。特别是听到别人的死，证明了确实有死这样的事。既然这样，他也会遭遇这样的事。这符合逻辑。

我在经历你的死，是真的，可一点都没法理解。它到底是什么？明明你在，我天天都和你说话，每时每刻都知道你只是不在，不在身边，不在家，不在街上。但是你在的！要不然什么是我呢？我的整个身心都充满了你，你不可能不在。但是你在哪儿？！

每天，在路上，在路上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没有人会插进来，没有人会打搅我们，我慢慢地开，我不着急去上班，

不着急去任何地方，你似乎就在我上面，一直陪我……

我一个人在街上。

小庄往南，有一条新路，我们俩曾经走过……我看见你穿着那件蓝色冲锋服，开着电动轮椅在前面，一个蓝色的影子，一直在前面，恍恍惚惚，慢慢悠悠，就是永远，永远都不等我，不和我在一起。

街上几乎没有人，只有凛冽的风。

我一个人在街上，不知道过了多久……

是啊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你自己一个人，摇着那辆手摇轮椅不知道走了多远，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天都快黑了，撞见了下班回家的刘瑞虎，他惊异地向你喊：铁生你知道你跑到什么地方了吗？！

什么地方有什么重要，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：摇死吧，看看能不能走出这个世界……

那一年，那个时候，是你失恋的日子。你抽着烟，慢慢地跟我讲着过去的事。我却哭得停不下来。我知道，你心里的苦，不能用眼泪，也不能在屋子里；也许这世界是有尽头的，不管是用脚走，还是用破车摇。我问你，你那时自己哭吗？你说，是绝望。绝望不是一种哭的感觉。我也懂过的，我忘记了。

刘瑞虎什么都没问，推着你进了小饭馆。你们不说什么。你们心里都明白。你们是男人。

我现在一个人在外面，是不是也想要走出这个世界？这个世界多空旷，冷得让人受不了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世界都岿然不动。你为什么也这么冷漠，不管过多久，过多久你也不会回来，不会停下来等我。

一个人死了，另一个人是不应该活的。因为人是通过“对象”而存在的，通过“你”才会有“我”！

你说，没有“我死了”这回事，也没有“你死了”这回事，只有“他死了”存在。对你来说，没有死，只有史铁生会死，你的“我”永在。对我来说，你的“我”不死，不一定与我有关。但史铁生不死——因为我还在，因为史铁生是我的“你”——没有“你死了”这回事。

没有“你”，就没有“我”，“我”因为有“你”才能命名，否则“我”是谁？鲁滨孙岛上不需要“我”这个词。我的存在和显现要靠你，反过来对你也一样。一个人漫长的生命里，“你”也许不是一个人，不止一个人。但同一时刻，只有一个人。而我们——我与你，几乎活成了稳定和唯一的一对，在我的生命里，只要还以你为坐标，只要还以史铁生作为我的

“你”，史铁生就还在，饱满地在。

当称呼史铁生为“他”的时候，他就死了。他会变成另一个人吗？按你的说法，应该是，那我想念的是史铁生，不是他，他还在走他自己的“我”的路，他不再关心他自己曾经的“史铁生之路”，所以，他死了——他死了，史铁生说过，只有“他死了”这回事，此外没有别的死。对我们——这个世界的人，作为每个人的“他”，对每个人毫无意义。但当他一旦变成我的“你”，意义就产生了，因此，你是“我”永远的史铁生，“我”也在同一时刻“生成”、存在——这就是“我与你”。什么时候你变成了我的“他”，你就死了。

这样的理论你我早就懂，但此刻对我一无用处。

你说：“我死了，你还活着。”

我说：“你死了，我还活着。”

你与我，可以混淆。但意义总是，你我分离。一种绝对。那种绝望没有力量，无论是奋起击碎，还是堕落潦倒，都不是它的可能（方向）。那种绝望甚至没有势能。

小狄肯定地说，人有来世，是轮回。冯老师说，你在那边很忙。我知道这些都无法考证。但禁不住总是想，你在忙什么？那边是哪边？

也许，死，就是被烧掉了，烧成了灰。就像桌椅板凳。灰，是确凿的！

然而，毫无疑问人与桌椅板凳不同。但效果一样，一样看不见摸不着；一样可以想象模样，重现亲切。只是，桌椅板凳以前就不说话，就不表情不呼应。但死、灰，都意味着丧失全部的功能。对桌椅板凳的爱因为是单向的，过去和今天的不同就不可怕。

而人与桌椅板凳之最大的不同在于，人是生长，是变化、生成，是运动，是互为存在，是过程。死，就是不再生长。不再有新的念头、动作、表情，也不再重复……（那尼采说的“永恒复返”是什么？是“我”的延续，是表情、态度和动作的延续，在另一个生命那里的延续，是属于人类的？）所以，不是你在，而是我在，你在我之中“在”，你在所有想你的人中“在”，成为他们的在的一部分。成为我的养料，成为想念你的人的一部分生命，你就延续了，你就仍旧在！

死，就是不再生长了，不再有新的念头，新的表情也不再重复——不，会重复，在我，在我们这里，在你，在他，不断地重复、重现——这是永恒复返？

死，只能遭遇，不能被理解。

死，是永远。

什么是永远？就是绝对？

从此我就将一个人，一个人决定一切，一个人做一切。你即使看见听见，也决不说一个字。你死了，就是决定永远袖手旁观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世界上每个人都会死？死了都是这样？每个人都必将要离开自己所爱的人？彻底离开，永远离开？！你们死去的人，会看见我们在世上的身影吗？会知道我们想念你们吗？会很着急要联络我们吗？你说过，你要给我发信号的，会尽一切力量去做，让我感知。可是我没有收到信息！

也许，我现在一个人待在家里总是异常安心，总是想一个人待在家里，是因为你也在？你说，“家就是你和我，没有别的，就是你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和地点”。是你在陪着我？我哪儿都不想去，就想在家里，也不想任何人来，就想一个人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人都想活着，要是死意味着与你相聚，为什么不可以选择死？死，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吗？死一个人不好，一起死有什么不好？既然死并不是什么下地狱，我也不想上天堂。我只想能跟你在一起安安静静地说话，听你掏心掏肺，也跟你袒露一切。那才是人最好的生活。你说过，我们要爱得不同凡响！你说我们做到了吗？

我们是不是都已经填平了彼此心上的坑坑洼洼，爱的生命又在我们身上复活；我们是不是对着彼此就像对着上帝，